

## 青龙镇系列小说之

## 麦收

□朱广辉

芒种忙，三两场。

其实不等芒种，麦梢黄时黄鹂鸟就来了，它在晨曦的树枝上“麦桔垛垛、麦桔垛垛”地叫着。

伴着这叫声，农人也动了起来。

于是青龙镇便热闹了，买叉把、扫帚、牛笼嘴的乡下人潮水般涌到镇上。

青龙镇是逢三、六、九有会。会是俗语，有会这天从天明到下午，买的卖的看热闹的从四面八方涌向青龙镇，镇上的贸易区也很分明，各取所需，各去所地。

这天是阴历的四月二十九，红日刚刚爬出地面的时候，镇上的窦员外和苏老三已衣履整齐地候在镇上的小南门，他们是迎接镇南十里外五所楼的好友王耕儒的。

王耕儒是有名的大善人，但他作风派做和镇上的窦员外、苏老三截然不同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好朋友。

王耕儒的地多，运粮河向北过青龙镇与李贯河交会，镇南三里到二十五里外的五里口全是王耕儒的地。

王耕儒也有账房先生、私塾先生、大把子和木轿车。特别是他的木轿车，用的是滑县十年陈料老榆木，老木匠带徒弟耗时一百天精做细雕，然后又刷桐油，披清漆，直到锃明彻亮再配上一套枣红骡子，那架式放到汴梁城都不丢范儿。

但他们知道今天王耕儒不会坐木轿车来，只要不出青龙镇，方圆十里八里他都是步行。

其实王耕儒的村先前不叫五所楼，因为运粮河在那儿转了个弯，村子叫王湾。

王耕儒的爷先盖一座楼，王耕儒的爹也盖一座楼，到王耕儒这一辈，他一气盖了三座楼。

他爷盖一座楼自己住了。

他爹盖的楼仍是家眷子孙们住。

王耕儒盖的三座楼，一座做了

私塾，供附近的孩子免费读书，一座成了孤老院，赡养着六七个缺儿无女的老人，第三座是一个佛堂，持座打理的是开封相国寺主持的三弟子祥瑞法师。

每日黎明，佛堂的铜钟会准时响起，那悠扬的钟声顺着运粮河的水面交会李贯河，回荡在青龙镇数里的地面。

有生客会问店家，哪里钟响？

店家说王湾不好听，说王耕儒又不敬，便随口说“五所楼”，这样因了王耕儒，王湾变成了五所楼。

也因了王耕儒的善德，他的三个儿子都在外公干，据说做的事都不少，大儿子曾跪着求他去城里住，他笑着拒绝了，说城里有运粮河吗？城里有钟声吗？城里有五所楼吗？

大儿子流着泪说，爹说的这些，我那都没有。

王耕儒说，这不妥了。

每年的九月十九日是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，这天王耕儒的木轿车被他的枣红骡子拉着得折几个来回，窦员外、苏老三、钱庄的钱掌柜、开粮行的刘掌柜等镇上的名人都是王耕儒邀请的对象，他请他们来，一是上香，再吃素斋，最主要的是请他们听佛乐，再由祥瑞法师祈福。

这份感动令镇上的名流们终身难忘。

现在，王耕儒穿着一件月白色的粗布长衫背着一个钱搭，随着赶会的人流走到了他们跟前。

一番问候后，三个人入南门直朝十字街走去，那里有马家的胡辣汤和王家的水煎包。

汤是纯羊骨头汤，炖肉时加了胡椒，据说是宫廷的配方。

吃了便进澡堂子。

事都是先前安排好的，每人一只大木桶，水稍稍热，边上一个小伙子端着水瓢，搭条毛布在一旁侍候。

先泡，再搓灰，再按摩。

这番享受令王耕儒通体舒泰。尔后去得闲茶社，斜躺在窦员外的包厢里品茶。

一道茶品完，茶博士再换第二道时，王耕儒坐正了身子。

窦员外给茶博士使了个眼色。

茶博士出去一会儿便把窦员外的账房闫先生叫来了。

账房闫先生行个礼说，六拨麦客里我给先生选出两拨，请先生定夺。

说着把高矮两个戴破竹帽的汉子推到王耕儒面前。

王耕儒：先说说你的长项。

高个麦客：我们是山西人，东乡我年年来，我的劳力壮，人齐，活好，麦子收得净。

王耕儒：你也说说你的。

矮麦客：我是内乡的，我用的是浚镰，这东西收得快，只收麦头，回头麦秆用铲子铲了捆好能编东西，因为麦头不一定齐，麦子会收不净。

王耕儒：说仔细些。

矮个子扭身外出。

窦员外：可能是想让你看看那物件。

窦员外话音刚落，矮个麦客带来一个六尺见方用圆木做边的绳兜和一把长把弯镰。

三个人立马明白了。

王耕儒说，就用你的浚镰了。

高个麦客：这位爷，你傻呀，这东西收麦像鬼剃头，得多少麦子抛废呀，我收的麦气死拾麦的。

三人哈哈大笑。

苏老三：这你就不懂了吧，王先生是善人，他故意找收得不净的麦客，给旁边等着拾麦的留着念想，他是想给穷人留口饭呐。

王耕儒：主要是麦秆留得好，正好留些麦草够牲口吃，余下的让他们都铲走，冬天下雪没法出门，用麦秆编成小匣子拿到镇上也能换几个小钱呀。

高个麦客戴上竹帽走了，边走边说，傻子，没见过恁傻的傻子。